

# 劉雲瀚與古寧頭大捷

(本文插圖刊第33頁)

鄧文龍

劉雲瀚中將，民前二年（一九一〇）生，江西省大庾縣人，先後畢業黃埔軍校七期暨陸軍大學十一期、陸軍大學研究院四期、國防大學聯系三期、陸軍參謀大學將官班七期。歷任參謀處長、參謀長、師長、軍長、廳長、校長、署長、副司令等職。民國三十八年戡亂時期，因軍事節節失利，局勢逆轉，政府初遷廣州，繼遷重慶，復遷臺灣。劉將軍時任國防部第五廳長，也隨政府到了臺灣。三十八年冬第十二兵團已撤退至廣東潮汕一帶整頓。司令官胡璉將軍所部第十四師、第十八師及由江西撤出之保安部隊吳垂昆改編的第十三師，以此三個師另成一軍，賦予十九軍番號。

胡璉推薦劉雲瀚將軍出任軍長。劉將軍臨危受命，隻身由臺北飛汕頭接事，成立軍部，赤手空拳，人械兩缺，困難重重，組成十九軍僅二週，百事待舉，忽於十月十九日奉命運金門增防。二十二日早晨在汕頭登輪完畢直航金門，於當日二十時許駛達金門料羅灣時，適遇颶風警報，海面風急浪高，且無碼頭，無法上岸，延至二十三日黃昏始獲登陸艇接駁上岸。

抵達金門時得知敵情日緊，戰雲瀰漫，一觸即發。不料二十四日夜全軍登陸部隊僅二分之一上岸，共軍一萬多人果於二十五日凌晨渡海來犯，登陸古寧頭一帶海灘。十九軍奉命迎擊，進入

戰鬥位置。尚在陸續卸船之部隊上岸後，馬不停蹄地急速趕赴戰場，逐次參加戰鬥。

十九軍因係倉卒成立之部隊，多為新兵，不但無作戰經驗，而且也無時間訓練，兼之數量不足，武器裝備殘缺不全，其戰鬥力在素質上來說，則非常薄弱，可是士氣却十分高昂；全軍官兵深知有敵無我，生死存亡在此一戰。於是大家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與敵拚鬥到底，人人奮不顧身，視死如歸，與敵肉搏。

劉將軍身為軍長，身先士卒，在最前線指揮督戰，圍殲登陸之敵，予敵迎頭痛擊，迫使登陸之敵無法立足，傷亡慘重，悉數就殲。當劉將軍會同二十五軍沈向奎軍長同乘一部吉普車前往一三二高地南側鞍部時，驟然間遭共軍機槍自該高地向其吉普車猛射，彈如雨下，幾乎被其射中。當此生死關頭，幸而沈軍長機智急速回車南駛，乃獲安全脫險，倖免於難。

是役因劉將軍指揮有方，將士用命，以劣勢之兵力殲滅眾多登陸之敵，獲得大捷，名揚中外，鞏固了金門臺灣。其戰果，計生俘共軍七千餘人，擊斃共軍七千餘人，無一逃脫，擄獲武器彈藥甚多。我軍負傷官兵一千九百餘人，陣亡一千二百餘人。共軍經此教訓，未再渡海來犯。

古寧頭戰事結束後，十九軍奉調舟山羣島增防，駐防於岱山島。當時筆者也在舟山，供職後

勤部隊長，為後勤支援事宜，曾與劉將軍見面多次，其為人謙沖和藹，言談微中，予我印象甚深。因舟山是一貧瘠之羣島，除魚產外別無生產，糧秣、燃料，均賴外地供應。臺灣至舟山補給線過長，補給困難，於是當局放棄舟山，乃於三十九年五月全部五個軍一個師十五萬人撤回臺灣。抵臺後部隊整編，十九軍番號撤銷，劉將軍改任工兵學校校長。撤回之後勤部隊同時裁併。筆者奉調聯勤總部工程署服務（後改隸陸軍總部改名工兵署）。不久，劉將軍調任工兵署署長，而為筆者之頂頭上司，有緣親聆教誨。

劉將軍允文允武，有儒將之風，尤其對兵學造詣甚深。在陸軍大學及陸軍參謀大學畢業時，學業成績名列榜首。曾著有「光復大陸後邊防建設之研究」一書，見解精闢，詳盡充實，為我國重要國防建設之研究名作，頗具價值；曾送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存檔，為將來國防建設之參考。劉將軍謀思敏捷，任幕僚長時，運籌帷幄，獻替良多，為故副總統陳誠辭修將軍任戰區司令長官時之得力幕僚人才，任部隊長時指揮若定，決心迅速，勇敢善戰，為不可多得的優秀將才。他任陸軍工兵學校校長時，以他的作戰經驗，改進工兵制度及教育方法，建樹頗多。服務軍職二十八年，未嘗間斷；勳業彪炳，功在國家，計奉頒各種勳獎章共十三座。

劉將軍堪稱革命世家，兄弟四人從軍者三，二弟中央軍校十期畢業，歷任軍職，參加抗戰職務。三弟空軍機械學校畢業，服務空軍。筆者供職工兵署時，先後三位署長都是好好先生；第一位是柳際明將軍，第二位是劉雲瀚將軍，第三位是胡光燾將軍。柳、胡兩位將軍，均已在美国去世。他們三位都是敦厚和藹、生活儉樸、操守廉

潔、公私分明，絕不苟取。他們雖然官至中將，至死仍然兩袖清風。劉將軍退休之後，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劉將軍治軍嚴而不苛，處事嚴謹，不苟言笑，以身作則，愛護部屬如手足，有長者之風，令人景仰。

他第一次胃痛開刀，我尚在臺北，事前我不知情，一日至其府上看他，劉夫人對我說：「署

長胃痛開刀，剛出院不久……。」此時他氣色精神都很好，以為很快就可康復。想不到，筆者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由美回國，獲悉劉將軍不幸已於民國七十三年因胃痛第二次開刀不治與世長辭！驚聞將星殞落，國失良才，他的舊屬失去一位好長官，不勝悼念！特寫此短文，藉表追思！

一九八七、八、廿五於美國加州

我

見

我

思

### 梁子衡

#### 敦槃鼎鼐兩艱辛

張羣先生字岳軍，歷任軍政要職，曾一度擔任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第四期的主任，筆者是該期的學員，故今年當張岳公百歲華誕之時，曾寫祝賀短文，說他「大隱隱於府」，始終以和平、中庸、寬容的風度站在元首的身邊，把「府」視為山深湖靜，紅花綠柳之地，發揮他柔和協調的作用。拙文發表後，讀到旅港名政論家何家驊（岳蕪）先生訪謁張岳公後的一篇特寫。他首先記下張岳公八十，張大千七十時，岳公在川康渝同鄉特設壽堂所題下面的一首詩：

「敦槃鼎鼐兩艱辛，忍事降心跡已陳，  
何似髯張絕藝手，丹青留作後人珍。」  
這首詩字裏行間為盡岳公及大千先生的「一生」了。

#### 忍事降心跡已陳

何家驊先生談到讀岳公詩後的感想，他說：「確實政治家的生命沒有藝術家長，今日說到王羲之，無人不知，但是說到王導、謝安，知道的人便少了，可是東晉無王羲之，仍為東晉，若無王導、謝安，就未必還有東晉……」

張岳公以「敦槃鼎鼐兩艱辛，忍事降心跡已陳」來寫他自己，尤其寫他一生被視為「親日派」的心情。一位政治家的「心境」是可以體會的。何家驊先生妙筆給岳公一份安慰，我有同感。

張岳公在一位睿智威武的領袖身邊，他不是一位鳴鑼擊鼓，驚動四座的人，而是一位輕弄琴音，以和諧八方的長者，設使無此一清泉細流，我們的政治景觀會有如何的變化？就難測了。故在歷史上由士入仕的人物中，足資我們借鏡省思的賢者極多。

#### 微醉最是有出息

名詩人易君左曾說：飲酒不醉最沒有出息，因為飲酒不醉祇有自己而沒有酒；飲酒狂醉也沒有出息，因飲酒狂醉沒有自己而祇有酒，飲酒微醉最是有出息，因飲酒微醉，有自己也有酒。我會套此意以論政治，我說：「以『票友』湊湊熱鬧的心態來從事政治最沒有出息，因此祇有自己而沒有政治；以政治為爭權奪利的工具，耗着整個人生也最沒有出息，因此祇有政治而沒有自己；以政治為奉獻最有出息，因此有自己也有政治。」

試看身邊的一羣親友，不少整天陷在狂醉中的人，他們不但自己狂醉，還常常按着別人的脖子強迫乾杯後同入醉鄉，又帶醉開車，直闖人頭擁擠的街頭。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多災多難，千變萬變的世界中，許多知識份子都陷入惶惑、迷失而不自覺。當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自我省思，把握知識良心，回歸到國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和自己真正的生命中去。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愛其君（現在的君是指國家的領導中心）。」這兩句話，應該是今天知識份子省思的第一步！